

当代社 科 研 究 文 库

绘事卮言

曾希圣◎著

当代社 科 研 究 文 库

绘事卮言

曾希圣◎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绘事卮言 / 曾希圣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71-0486-5

I. ①绘… II. ①曾… III. ①绘画理论—文集 IV.
①J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0071 号

责任编辑: 安耀东 马晓冉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6.75 印张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ISBN 978-7-5171-0486-5

心灵的栖息地，振动艺术之翼便可抵达。



透过历史，窥视世界。刘双摄于 2008 年。

自序

小时候，受胞兄喜好文艺的影响，我对绘事手艺也较早萌生出兴趣，只因受制于困窘家境和草根社区的人文条件，直到小学毕业，我这兴趣从未得到过正式的开发或起码的引导。

十岁上下，“文革”运动爆发。我辍学在家无聊，常随父亲到厂子里鬼混。记得一次适逢父亲所在木工班为单位“样板戏”演出任务做道具，我便“照葫芦画瓢”，也跟着做了一支《沙家浜》剧组演员使用的驳壳枪，漆好晾干后，拿回家炫耀显摆，好生得意。不久我又如法炮制出一把《红色娘子军》男主角佩带的大马刀，并装上圆环，系上红缨，手舞肩扛，又平添许多快感。“刀”与“枪”，一向是男孩子最钟爱的器械，我们用它来“打游击”或是模仿解放军英姿照相，偶尔还在背景处营造烟火，仿效战场上的烽烟滚滚——与今日少男少女们热衷的 cosplay 如出一辙。

父亲是7级木工，见我有些手艺，便不时给叫去打下手，做学徒。不觉间，拉锯、抡斧、推刨、镶板、凿卯、锯榫等等传统木匠的那些活路，竟自一一做过。耳濡目染，十三四岁时，我已熟悉墨斗、角尺等工具，并掌握了计算、画墨等技术。于是还被亲友“请”去帮忙做一些简易家具，如书桌碗柜之类——有的柜子已明显超出我的身高，组装时必须由家父亲自上阵——那年头不讲酬劳，仅只混得一碗饭吃。我不觉间给大人们留下“孺子可教”的印象，同时也明白了“天干饿不死手艺人”的朴素道理。

可我的兴趣点根本不在木工，而是画画。那阵子我用钢笔勾描连环画上的三国将领及水浒好汉上瘾，两大名著的故事情节，基本都是通过这些

小人书而得来。特别是之后当我无师自通能够运用水彩或水粉临摹领袖画像和英雄人物剧照时，一种想当画家的冲动和梦想终被激活，我有点儿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父亲其时有所不悦，言语中威胁讥讽，说我不务正业。他认为画画“画”不出粮食来。作为家长，他最担心的是我辈将来的生存问题。

可想而知，我的“移情别恋”让父亲失望了！儿子要背离老子的行当，“子承父业”的夙愿遂成为泡影。家父的“铁饭碗”训诫，终未对我生效。

进入初中，我得到美术老师刘洪平的指点，才获知画画要先学素描和速写——刘老师是西南美专毕业的老牌大学生，他的话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我惊叹原来画了那么多画，居然还未曾入门？内心不禁为儿时的愚昧无知感到害臊！这期间，我前后结拜了张润生、范新林、刘邦一、张幼农等兄长，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油画；不久又得识筑城才子赵华及他的“党羽”，受到他们作品的很大启发。尽管诸位仁兄当年都尚处于业余自学的阶段，但我在他们身上还是收效显著，获益良多。高中两年，下乡三年，由“习作”间及“创作”，我仰仗“学生”、“知青”的身份，竟也先后多次入选省、市级美展。

在农村务农那阵，开荒、刨土、积肥、种苞谷，忙来忙去；犁田、插秧、收割、打谷子，年复一年。这些都不值一提。最值得回味的，却是几次被上级部门抽调借用去搞“大批判”的经历。那是最令人兴奋激动的时刻！尽管只是短暂地离开乡里，但足已让其他知青羡慕、嫉妒。

彼时彼地，画作能否引来赞誉并非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得以堂而皇之地画画，画大画。而无须像知青点那边利用劳动间隙勾勾速写或农闲季节画画风景似的“小打小闹”。有宣传任务在肩，领导重视，部门配合，颜料充足，画具齐全，工作起来加班加点，竟也格外得劲。于我而言，专长得到发挥，内心溢满幸福。虽无工资，但记工分。而且又能即时回家感受温馨，真是巴不得就这样被永远“借调”下去！

四川美术学院来筑招生的第一年，我忐忑投报，竟然名列贵州第三，却因视力体检不合格，被无情淘汰。复归知青点的那些日子，内心的失落

与无助真个难以名状。

那是我人生道路上所遭受的一次沉重打击！

熬到翌年初，命运生发转机，我顺利考入贵州人民出版社美编室，终于结束了浑浑噩噩、百无聊赖的知青生涯。

在美编室工作期间，我得缘拜识艺校老师吴家华、田世信、蒲国昌等先生，方觉出过去甄别艺术的能力、眼光之低劣。工作一年半后，求学心切的我在未获单位批准的情况下，又偷偷报考了中央工艺美院并被录取（检测视力时自然做了手脚）。社领导见之不易，经讨论，总算放了我一马。在递交了一份诚实恳切的书面“检讨”之后，我开始办理离社、入学等手续，终于得圆“学院教育”的艺术学子之梦。

这一路走来的求学历程，磕碰相随，悲喜相交，大抵却还算顺当。即使在农村那些年，也是苦闷伴随愉悦，荒芜伴随收获。至今念及仍是颇为怀想！我当感谢命运对我卑微出身的一番番考验和一回回眷顾！

大学毕业时，我欲进贵州国画院专事创作，院长潘忠亮老师也复函同意要我。后却被贵州省轻工厅人事处转分到其下属的“二轻校”执教。我去教育厅“分配办”质询调换单位，未遂，只得听由天命，是谓随遇而安。理想与现实至此出现裂痕：本想当一名画家，埋头创作，管好自己；不料竟忝为教师，上了讲台。以鄙人的家学教养，岂能担当“育人”之重任？在校园，我愚蠢地把艺术教育 with 理论研习互为混同，为此耗去了大量精力和光阴——可此二者均为我之弱项，无论是口头叙述，还是理论诠释，我都深觉力不从心，勉为其难。这一路走将下来，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张以玉老师说动我调入贵州艺专美术系，景况有所提升。却又赶上学校集资建房，落下债务。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为了还债，我终未能守住阵脚，一咬牙注册了家视觉设计公司，折腾起平面设计，并开了间艺术书店兼售美术用品。算是一只脚下了“海”。绘画创作自此逐日荒疏，有限的几幅旧作，早已不好意思再在圈内提及。自己首先不满意自己了！就个体禀性来看，放弃生意必然是最后的宿命。

如果说，早年的投身农村，只是一种被动参与；那么，时下的走向市

场，便是一种主动介入。这一切又皆因体制的变数而使然，祸兮福兮，岂能预料。抛开个性中的“不安分”内核，政府部门的导向与鼓励，家庭经济之捉襟与见肘，也是极其重要的诱饵或诱因。

回眸过往，人生道路的行走和抉择总会存在着个体与社会，事业与家庭，必然与偶然的关系纠结，利弊好歹，吉凶祸福，多难预测。生命的轨迹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文革”停课，全国学生便不得待在教室；比如“上山下乡”，都市青年就必须入户乡野；比如大学毕业，莘莘学子尚不能自主择业等等。

我想说，每个人受地理身份所限，或因人文生态之困，都有可能呈现出自己或烂漫或落寞、或平淡或跌宕的人生故事。这其中有自我选择，努力追寻，历尽艰辛的部分；也有命运牵引，不由自主，被逼无奈的部分。无论辉煌还是平庸，无论成功或是失败，都乃各自青春成长的一段经历，都是人生不可复制的一场记忆。因此，过程已成为最让人珍惜的经验财富，过程也成为最值得回望的历史轮辙，过程又同时成为最触动灵魂的人生遗憾！

2012年2月于北京东郊

目 录

往事回眸	1
------------	---

逐梦·圆梦

——我的 1977、1978 与 1980 3

青春叙事三部曲

——中国知青油画的时代流变 9

回顾青年美展

——答《美术档案》记者问 28

1971：一路走来

——“艺术国际网站”我的博客图集描述 31

创作自述	35
------------	----

生活·实践·设计

——壁画稿《礁石图》创作体会 37

《鸽子》的构思 43

乡土的流连

——黔北风景写生记 46

以景观物

——答策展人彭天朗先生问 51

艺术漫笔 59

素描溯源 61

关于绘画的形式 67

数风流人物

——中国名人油画肖像赏析 72

西博会现形记 87

地缘语境 91

贵州油画考释 93

从人性关怀到话语实验

——贵州油画新时期以来的多元走向 103

地域人文生态的审视与自省

——有感于贵州美术的今日处境 113

乌江缘 画友情 119

执著与超悦

——穿越时空的画友情怀 126

山地前沿

——黄果树画廊名家油画展序 128

贵州山人画廊首届油画展序 129

教学雨丝 131

从教心得拾零 133

写实素描刍议 138

艺术的河床 (I)

——华夏美术巡礼 146

艺术的河床 (II)

——西洋美术巡礼 175

酷似照相的绘画 207

画家述评 209

风度·风华·风流

——油画家向光先生印象 211

清逸灵动 诗兴悠然

——张润生山水画作赏阅 215

山水润生 218

情系乡土 心怀山民

——油画家陈晓光的质朴与执着 224

以造化为师 托水彩寄情

——记我所了解的文明方及其作品 228

简约的婉约

——白雪油画版画作品读解 236

米朵涂鸦 241

故人追思 243

慈祥如母 师恩难忘

——感念大学第一任老师权正环 245

人生如斯 岁月留痕

——由马贤昌先生的离去所唤起的记忆 249

后 记 255

| 往事回眸 |

这种带有强烈反思印迹的知青绘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半叶频繁涌现，感人至深。时至今日，仍有个别不再年轻的知青画家，还在创作自己念念不忘的知青题材，他们的青春记忆始终难以消退，更无法忘却。



这是20世纪70年代我落户的“知青点”男生寝室，我在此住过三年。三十年后，农友张元湖、薛梅陪我专程回了一趟山里，触景生情，不免勾起历历往事。我发现，小平房与那两棵大树的造型恍如昨日，只是房屋外墙现已贴上了瓷砖，木格窗户也换成了铝合金的大玻璃。摄于2005年。

逐梦·圆梦

——我的 1977、1978 与 1980

上大学，于我这个 1950 年代出生的寒门学子来说，当为最早萌发亦为最具魅惑的人生梦想！为着实现这一梦想，我经历了向往、失败、沮丧，而后幸获成功，其中沉浮，甘苦自知。我的人生轨迹系因高考而改变，职业走向盖自入学而转型。可以说，我后来奉行的“独立人格”及“自由精神”（陈寅恪首倡）之立场，正是由这一路走来的点滴累积所培植，其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既成全了我，也异化了我。

常言说得好：“人生能有几回搏？”我那颇具戏剧性的高考历程正可谓好事多磨。

—

1977 年，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作为上山下乡知青，我本猜度不致“扎根农村一辈子”，却未料到还有机会通过考试去读大学。转机缘于 1976 年“四人帮”的覆灭。伴随中共“十一大”的召开，教育部着手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关于人才培养，恢复高考的呼声引起高层关注。

因刻不容缓的社会需求，1977 年的招生报名工作于年末仓促启动，两月备战，冬季赴考，入学只能是翌年开春之后了。所以 77 级与 78 级同学只相隔半个学年。

1977年我们知青点百余人中仅六人报名（可见“知识青年”其实并无多少知识），五个男生，一个女生。白天出工，晚上复习。没有资料参考，没有老师辅导，多是找来往昔陈旧残破的课本囫圇吞枣瞎看一气，盲动而抓瞎，基本不得要领。备考效果可以想见。

我报的是文科，经大队上报公社审批同意后，才到区里参加统一考试。那阵子我内心充满了对校园的向往，能否改变命运，就看这一搏了！

考场外，其他公社的应试者也都在忐忑等待，间或会撞见三两熟悉的面孔。

操场上，寒风习习的冷空气包围着一个个兴奋火热的青春躯体，相伴而至的个别家长更是期冀于心，冷暖于怀。

当年考下来，我们人汽知青点（即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与乌当区东风公社“厂社挂钩”创办的知青农场）有三人上了大学。我为失败者之一，名落孙山，羞惭难当。虽自觉准备不足，却不知败于何处！因未得见各科考试成绩，只知落选，究竟考了多少分我至今一概不知。

企图经由高考改变处境的愿望于此泡汤，我又复归“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常生活状态，内心不免暗自神伤。

后来返城探家时又遭一击：是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及景德镇陶瓷学院莅临贵阳招收了4名美术本科生。那是更令我想往的专业，可叹消息闭塞，之前毫无音讯。待获知友人被录后，良机早已坐失。

二

1978年，阔别十余载的四川美术学院来筑首招，我等一千画友激动难耐，一个个摩拳擦掌，尽皆跃跃欲试。

记得报名是在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的一个窗口，我之前已有一些画友获准应试，也有部分兄弟报考遭拒，好像系因年龄偏大抑或画作欠佳。我出示了公社开具的介绍信及挑选出来的写生习作，当即取得了准考资格。

考场设于红太阳展览馆（现贵州省展览馆）大厅，约15人一组，左右各一排望去，估计逾10组以上，有近二百人参加考试。科目为：素描、